

洱海杂记

成都树德中学高2021级9班 王炫玥

洱海边有一条很直的路，我骑着车，看着路的尽头，像江河入海。

夏天的洱海蓝得动情，蓝得脆弱。当天色暗下来，洱海就褪去颜色，失去了光辉，变成了一片普通的湖。但我仍爱着这个地方，尤其夏日，无论晴天或阴雨、白日或黑夜。

晴天的时候，要去洱海边走一走，这时整个世界被无限放大，夏天在这里泛滥。

骑着车的男孩子穿着衬衫，衣摆随风翻飞。他在自行车上站起来，留给我的背影满是少年的温度和潇洒。

阴雨的时候，要在湖边客栈里挑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洱海的雨是缠绵而温柔的。雨是细细碎碎的，但

气压并不低，竟有秋高气爽之感。

盛开的蓝茉莉，在洱海的雨中，愈显明亮和精致，此时褪色的洱海也终于不显得寂寞。

洱海夏天的日光虽然很亮，但却不使人感到燥热，反倒渲染了一片蓝色的天，映给游人一片蓝色的洱海。

洱海边有草丛，这时一定要走过去，走到离水很近的地方，低下头，不要看远方的蓝色，就看看近处湖水的清澈。

洱海有时也不是一望无际的，抬头会看见山，山头带一点白色，那便是苍山雪。

入夜了，洱海边灯很少。仰头看看洱海的天空，大多时候都有星星。当周围都安静下来，洱海在脚边呢

喃，满天星斗深深浅浅，人会一阵头晕目眩，瞬间感觉坠进了宇宙，和星辰一起在清空中游走。

有时候洱海会吝啬地收起所有星星，天空只剩一片均匀而深沉的蓝。看着看着，总觉天空里有细若游丝的青色，那种满目的杂乱，扰得这个晚上无法安静。

洱海边有条路叫苍山路，有家小店叫苍山雪，如今时过境迁，不知它是否还在那里。

我只模糊地记得，每次骑车去苍山路，行道树绿得青翠，街上车行得悠闲，天上的云飞得很快，那家小店的老板笑得爽朗。

我爱着这个地方，尤其夏日。

踮起脚尖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六年级八班 张嘉木

4岁时，父母带我去爬青城山。我踮起脚尖举目四望，青山耸立，层峦叠嶂，山峰下人显得如此渺小。

走上山路，蝉在鸣叫，隐约能听见潺潺的溪流声，我踮起脚尖伸头望去，只有一片片翠绿。我走在泥泞的野山道上，夹在父母的中间。山道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则是陡坡，宽度只能让一个人通过。

山路越来越陡，山顶还有许多大石头，形成拱道，我逐渐有些气喘吁吁，脚上发酸，在光线昏暗的岩石拱道里，我喘气的回声一清二楚。我踮起脚尖抬头望望，岩道没有尽头。我紧紧跟着爸爸，他那高大的身躯，是我唯一的慰藉。

潺潺的溪流声变得越来越响，到了，快到了！当我们停下来时，一条清澈的小溪出现在前面，我在一块巨石上坐下来，石头拱道已经在身后，路上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我

们重新上路，山路更是陡峭，岩石拱道和小溪被抛在了身后，现在已经到了云海之中，视野变得模糊不清。我多了几分信心，走在最前面，嘴里哼着小曲儿，飞快地向上爬去，不再胆怯，不再害怕，背上已经浸出了几丝薄汗。

光线越来越明亮，胜利已近在咫尺，我纵身一跃，疾步跨上台阶。哇！我踮起脚尖向远处张望，这份景象我从未见过，茫茫云海偶尔冒出几座雪白或者翠绿的山尖，好似茫茫大海中的岛屿，或许在云散了的时候，景象会更壮观吧。

人们总以为成功是那么遥不可及，仔细想来只要自己坚定信心，踮起脚尖努力去够，便会得到成功。困难不可怕，恐惧困难才可怕，也许只要多走一步就可以成功。登山这一条路虽不好走，可是我不停踮起脚尖，克服恐惧，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终于看到路的尽头有彩虹。

火车上的远灯与故事

成都树德中学高2022级5班 饶瀚轩

深冬的午后，踏上归乡的列车。怀着半窗阳光和杂陈的热盼，我们开始三天两夜的旅途。

夜幕轻柔地落了，车中的灯也早已按时熄了。我却迟迟不愿入睡，趴在卧铺的窗旁，继续远望着那一片黝蓝剪影中的灯火。

窗外是远方陌生的城灯在闪烁，它们交织出楼房的背影，也蕴着活泛的烟火气，送来阵阵最平凡却最抚慰人心的温暖。清黄的光晕浮动在我的眼眸中，随后流逝于无边的夜空之下。灯海之中的每一盏光明，都引起我的向往。灯下的人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不觉间，心中忽而

生出一胆怯，然后是无言的怅惘。

我曾在火车上遇见一个比我稍大的女孩。她十分开朗和幽默，白日里的闲谈为这有些乏味的长途旅行带来了许多欢笑。

夜幕降临，她却一反白天的滔滔不绝，默默用饭盒泡上一碗面，在窗旁的座位上一边吃一边望着车厢外的黑夜。她的眼中似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晶莹的泪光。

当我在早晨迷迷糊糊地醒来，却在一片寂静中发现她已于前一晚下车离去。我不记得她曾留下过一句再见。

第二个午夜，我忽而从迷梦中醒

来。火车正停靠在一个空无一人的站口，只有昏黄的站灯映照着红色的砖墙。我的心中瞬间涌起清冷与悲伤。离别从不像书中的桥段那样是美酒欢歌的饯行，而是浅浅的一句“再见”，甚至是沉默而突然的远逝。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然后在灯火里静静离去，像吹在旷野里的风。

在第三个雪夜，终点的笛鸣奏响。我同一起到达终点的人们告别，回望身后散着暖黄光芒的车厢，竟忽而有些不舍。

在清寒的冬风里，在一片灯火中，我们奔赴生命的下一个约会。

春姑娘的魔法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高二四班 邵英若

春姑娘悄悄地走来，给大地带来了一片活力。

春姑娘是一位理发师。柳树姐姐去她的店里理发前，还是一派死气沉沉，一出来就变得人见人爱；小草妹妹去时还是枯萎的，一出来就变得可爱异常；小树弟弟去时还是枯枝败叶，一出来就长满了小芽……人们都赞美道：“春天原来这么美好呀！”

春姑娘也是一位美化环境的工人。她看见草地的颜色太浅，就把它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她看见柳树的枝干不够粗壮，就给它多加一点养分；她看见小树上还残留几片黄叶，就把它替换成绿叶……人们都赞叹道：“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了！”

春姑娘还是一位魔法师。她发现小河、小溪还没有解冻，就施展魔

法快速让鱼儿们恢复自由，让水流快乐地歌唱；她发现天气还有点寒冷，就打开自己的暖气袋，释放一些暖气，让动物们感到温暖；她发现背阴处还有一点积雪，就扇动魔法扇，让积雪融化……一切又恢复了生机。

春天，我赞美你！春天，我迷恋你！你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也是一个可爱的季节！

寂静的小镇

成都石室成飞中学六年级9班 余鸿骞

班德尔小镇是一座坐落于大西洋沿岸的静谧小镇。春天，大片的鲜花沿着海岸线盛放，装点着大地。夏天，海风吹拂着大片的农田与草场，海鸥盘旋飞舞，树林中有松鼠闪动的身影。秋天，橡树、枫树、桦树的色彩跳跃在小镇周围，都让小镇充满着和谐、温暖的气息。

沿着班德尔小镇向西20公里的丛林深处，掩映着一座巨大的工厂，这就是著名的莫德底尔工厂，巨大的轰鸣声和烟囱里滚滚的浓烟说明这座超级化工厂正在一刻不停地满负荷运转着。

这是一个寻常的夜晚，一片乌云遮挡住了月亮，使夜晚显得格外静谧与诡谲。正在此时，工厂的灯突然闪烁了几下，一排监视器前一个保安翘着腿仰着头沉沉地打着呼噜。殊不知，监视器里的画面显示，一台硕大的机器因为短路而燃烧了起来。

待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火势在风的助力下快速蔓延，烧到了工厂之外的密林里，引燃了露天堆放的万吨铅矿石，不时传来爆炸声。火吐着舌头卷向天空……一天以后，火终于灭了，除了满目疮痍的工厂、烧焦的树林，其他都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小镇的居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他们错了。

寒风夹杂着细细密密的雨点敲击在雨伞上，发出“嗒嗒”的声音，空气中隐含着金属的酸味，这个季节本不该有这么多雨，可是却反常地一连下了九天，居民们没有察觉危险即将来临，孩子们仍旧在雨中跳跃着、玩耍着，似乎一切如常。

很快，灾难降临了。

最开始有症状的是小孩，他们的反应变得迟钝，身体出现疼痛感。过了几天，大人们也陆续出现了相似的症状……恐慌在小镇蔓延开来，大家都紧锁房门闭门不出，以为这样就

以把危险拒之门外。然而，没有人意识到，这致命的攻击恰恰在每日滴落的雨里，在每日饮用的水里，那些要命的有毒物质已经被燃烧的大火升腾至天空，又变成雨水降落回地面，渗透到这座小镇的每一寸泥土、每一条河流、每一滴水里。

不久之后，这座小镇便成了一座无人镇……

二十年后，科学家赛尔博士带领研究小组来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萧条，没有松鼠的跳跃，甚至没有鸟的鸣唱，仿佛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赛尔博士拿出金属探测器放入潺潺流动的溪流之中，探测器发出了尖锐的报警声，他遗憾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赛尔博士一行人走后，班德尔小镇多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一行字：另一条路。是的，生存还是毁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选择的路……

(指导老师 罗锋)

晨游北湖

电子科大附小四年级21班 梁昱宁

春天的清晨，我来到了梦幻般的人间仙境——北湖公园。

进入公园，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深邃的湖。它，如一位老人坐在那里，散发出岁月沉淀下来的气质，深邃、宁静。近处看，湖似乎是嫩绿色的，如同刚刚探出头的小草；看向远处，湖是烟绿色的，如同黛玉那随风飘逸的衣袖……阳光洒在湖上，就像点点碎金，美得让人窒息！

天空中，几朵早起的云朵，正对着湖面梳妆，身姿倒映在湖面上，好像蓝莓汁上点缀着几块棉花糖。鱼儿在水中的云上游戏，好像越过了龙门一般飞在天空中，淘气的风儿拂过水面，天皱了，云碎了。过了好一阵，水面又静得如嫦娥的明镜了。

骑着自行车，穿过林子，坐在小草坪上。清晨的云雾如丝绸般绕在湖面上，静静的，谁也不想打破这春天晨雾的静谧。忽然，

这云雾向上飘去，是被哪位仙女的琴声吸引了吗？

站在湖边，望远。黛黑的楼房衬着奶白的云带，白衬黑，黑衬白，黑的更黑，白的更白，像极了个巧克力夹心蛋糕。清晨的一缕阳光透过云带，撒向大地。顿时，脚下浅绛的花、鹅黄的芽、碧绿的草，立刻焕然一新，增添了不少活力。那春天的翠绿好像要爬满湖岸，顺着我的脚蹀，一点点爬上身子，染绿我的衣衫。

阳光渐亮，云带淡了，淡得让人不敢看它，怕目光都会将它切碎。

离开时，北湖公园已成为一幅油画，印在我的记忆中。

(指导老师 周先文)